

41
安慶文史資料

第八輯

(上)



安 庆 文 史 资 料

第 八 辑

政协安庆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安庆市编史修志办公室 编
安 庆 市 档 案 局

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

目 录

文化·教育

- 安徽大学的今昔……………周凌飞(1)
- 抗战胜利后安徽大学的学运情况……………钱 干(3)
- 邓石如在宜的篆隶刻石介绍……………唐大笠(17)
- 我所知道的安庆一中……………王甸平 供稿(21)
李帆群 整理
- 安徽建华中学的建立和被解散的经过……………宋伟年 遗稿(26)
吴祚绵 整理
- 忆安庆第二实验小学……………胡庆昌(29)
-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流亡教育的点滴回忆
……………朱伯健 供稿(34)
胡庆昌 整理

新 闻

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安庆新闻报纸概况

- ……………胡 真 詹寿祯 朱希渔(43)

宗教·古迹

- 安庆迎江寺……………邵家骧 胡庆昌 郑克勤(执笔)(47)
- 菱湖公园……………王 兴(62)
- 太平天国英王府遗址的探讨……………蒋元卿(65)
- 安庆一些街巷定名的由来……………郑克勤(73)

安庆会館调查.....	詹寿祯(77)
安徽的“广东会館”“两广会館”.....	陈钧成(82)

工商·经济

解放前安庆的银行、钱庄行业.....	庆昌 杏村(85)
解放前安庆的当典与行会简记.....	庆昌 杏村(89)
解放前安庆的盐业和化学工业.....	起田 杏村(96)
安庆市解放前后机织业概述.....	袁安仁 叶荣珏(99)
清末至解放前安庆糖纸杂货业概况.....	韩幼甫 罗作新(103)
小吃中的珍品——“江毛水饺”.....	郑宏龙 叶荣珏(108)
迎江寺素菜的今昔谈.....	蔡叔和(111)
“满庭芳”木器店.....	焦贤俊 李帆群(116)
徽商在安庆经济活动之概况.....	詹寿祯(120)
解放初期安庆行商之概况.....	詹寿祯(126)
解放前安徽合作事业概况.....	储侨生(131)
清末民初石牌镇概况.....	詹寿祯(136)

体 育

安庆近代体育史参考资料.....	吴之骏(141)
解放初期安庆高级工业学校体育活动概况.....	陈兴起(152)

交 通

抗战前到解放时期的安徽交通运输概况.....	程道传(15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旧时习俗

解放前桐、怀旧俗见闻.....	贝朴生(164)
安庆民间旧俗及迷信活动.....	朱籛笙(179)

安庆旧俗婚礼种种.....南 州(186)

旧事杂谈

北伐战争中“江永轮”被炸见闻.....甘敏生 口述
陈钧成 整理(191)

抗日战争时的安庆长江日报和郝文波.....蔡叔和(193)

抗战胜利周雄在安庆接收中的一幕丑剧.....徐锦文(199)

安庆团管区的起灭.....詹寿祯(203)

石友三安庆兵变纪略.....杨起田 金杏村(206)

安庆旧事拾零.....陶学诗(208)

“清邦”点滴见闻记.....安文生(212)

记朱雁秋二三事.....马吉荣(219)

旧安庆的公私娼寮.....徐锦文(221)

编者·作者·读者.....(232)

补 白

悼念俞昌准烈士.....徐荫之(20)

关于安庆城隍庙对联的一点补充.....南 州(25)

抗日战争前安徽省教育厅旧事.....王鼎樊(28)

军阀倪嗣冲部在安庆的一桩暴行.....钧 成 南 州(72)

天柱山浅介.....吴保苍(158)

安徽大学的今昔

周 凌 飞

解放前，全国大学很少，几省建立一所，也不多见。安徽人民为了争取建立一所大学，确实费了多年的努力。如蔡晓舟先生（合肥人）即是。蔡先生非常热心教育事业，为了筹建安徽大学，曾先后向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的安徽籍教授、学者和知名人士进行募捐游说，并用刀断其左手中指，用鲜血写“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”几个字，以明其志不可移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一些学者和知名人士，为筹建安大捐献了一部分钱，省署财政厅也被迫拨了一笔经费，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筹备，安徽大学于1928年成立。

（1）刘文典（叔雅）——合肥人，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，兼长文、法两院，校址为安庆百花亭圣保罗学校旧址。学生人数不多，如江涛（干臣）、杨起田、刘复彭、刘芳（女）、龙笑云、黄霏、吴东仔、张先基、夏近仁、张定庸、汪辅、赵执中等。当时经费奇紧，会蒋介石由九江路过安庆，因程勉播弄受责，蒋骂刘文典为学阀，刘即还口骂蒋介石是新军阀，不久，刘即离开安大。

刘去后，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（江西人），于1929年兼任安大校长，除文、法两院外，兼筹农院，以后有人反对，程为CC余孽，一身兼任校长和文、法院长，遗误孔多。于1932年

改聘程演生（怀宁人）为安大校长，他在文、法、理三院基础上，兼筹农学院。1934年傅铜为校长，从事营建，新舍即成，复筹增农院，并对文学院哲学系、中文系、英文系，农学院皆招聘国内名流。傅去后，因经费枯竭，安大约停办12年。

（2）1946年抗战胜利后，省局聘陶因（舒城人）为校长，筹建三年，农院遂成，我即受聘任教，校址在菱湖公园西侧。农院院长齐坚如（和县人）系主任吴清泉（合肥人）。当时安大只有文、理、农三院。后因陶就广西大学教授，安大由杨亮功（巢县人）继任，南京解放时，杨即卷席去台湾。

（3）1949年8月间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局派靳树鸿代表来安庆接收，迁至芜湖赭山，遴聘许杰（广德县人）为校长，于1950年正式开学上课。至1954年春，又分为师、农两院。师院（院长方向明，泾县人）留芜湖赭山。农院（院长干仲仟，河南人）迁至合肥。

（4）1958年5月间，开始营建教学大楼、幼儿园、小红楼，以后部派第一书记张行言（河北人）到校，孙陶林（苏北人）由华师大调来为校长，另由21个单位支援，于该年11月间开始招生，筹备开学，如今定每年9月16日为校庆。校名由毛主席题名为“安徽大学”。现在安大是综合性大学，设有11个系（文科系，计有中文系、外语系、历史系、法律系、经济系）。（理科系：计有数学系、物理系、化学系、生物学系、无线电系）。师资、图书、设备，比较完全，房舍、校园、道路、规划整洁，教师约达1,500余人，学生不下4000余人，英、俄外籍教师数人，研究生人数不计。

编者注：安徽大学在解放后变化很大，读者还可以参阅安徽师范大学编写的《国立安徽大学简史》，载该校《安徽师大校友》（第一期）。

抗战胜利后安徽大学的学运情况

钱 千

我于一九四六年秋由安徽学院集体转入安徽大学，读经济系二年级。在校中曾参加学生自治会活动，一九四八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一段时间内，对安徽大学的一些情况又有所了解。现中共安庆市委编史修志工作委员会要我写一点前安徽大学的史料。由于事隔多年，手头上也没有保存什么资料，现仅根据自己当时的耳闻目睹，并征询了尤继安等老同学的意见，整理了这份材料，差错、遗漏的地方当然很多，希望其他同志再作补充。

一、安大复校后的学生来源

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春，安大开始筹备复校，定名“国立安徽大学”，地点在今安庆市的安庆师范学院。于一九四六年十月正式开学，分为文、理、法、农四院，十三个系。学生来源，一年级新生大部分通过招考录取，少数是南京、武汉等临时大学先修班择优保送的，有一部份青年军复员学生是由伪国防部通过伪教育部保送来的。二、三、四年级学生，一部份是南京临时大学通过伪教育部集体转学来的，一部份由省立安徽学院集体经过转学考试来的。所以全校除农学院外，都有二、三、四年级，大约有一千三百人，这些学生来自各地，彼此之间都不熟悉，加之安庆当时比较蔽塞，因此，一九四六年冬天的安大，可以说象一潭死水样的平静。

当时学校中以青年军复员学生的活动最为显眼，约有一百三十多人，一般都穿着黄色军装，公开成立了“青年军复员学生联谊会”、“国防部青年军直属安大通讯小组”的反动组织，其中以朱伯纯、隋宝森、黄藻琦等最为横行霸道，为大多数同学所厌恶。“三清团”在安大设立了一个分团部，与学校的训导处关系密切，分团部第一任书记是政治系四年级学生胡士英，胡于一九四七年夏毕业离校后，由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蔡保贞代理书记，此人身材粗壮，凶象毕露（他还是“中统直属安大通讯小组”的成员，是暗杀纪增辉同学的直接凶手，下文还要提到他）。还有极少数的“职业学生”（这是当时同学们对特务学生的称呼），如政治系学生尤谷荪，湖北省枝江县人，一九四八年暑假，他曾掏出手枪威胁学生自治会代理主席邹道长，解放后在枝江县农村组织武装匪特活动而被捕镇压。又如政治系学生张诚，由于年龄太大，显得不象个学生样子，一次上街同人打架闹事，竟然从身上抽出匕首，人皆畏惧，解放后查明此人是江苏盐城城防司令部的谍报员。也有活动比较隐蔽的如军统安大学运组，成员三人，受军统安庆组长查佩赓直接领导。

二、北星学会和《北星学报》

到一九四七年春，同学们对学校各方面已有所了解，并在外地各大学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，开始活动起来了，向校方争取到了集会结社的自由，在研究学术、增进友谊的名义下，各种学社、学报、同乡会等组织，如雨后春笋，相继建立。我们以“安徽二临中”一些同学为基础，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发起成立“北星学会”，记得参加的同学有：张越、汤代华（涛）、钱汉精（千）、朱陈、吴福瞿、杨明琛（女）、鲁忠

宪（女）、陈玉琳（女）、范武雄、陈寿南、徐远存、倪士林、李云任、吴长庆、张季达、朱德保、涂德助（女）等，按学校规定写了一个组织章程报学校训导处备案。北星学会的负责人是张越，“北星”这个名字也是他起的，经全体成员讨论同意的，意思是向往当时的苏联和我北方解放区，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北斗星，以掩饰它的政治含义。成立北星学会的目的，开始是想组织学术研究和学术报告会，但后来实际上是用了最大努力把《北星学报》办起来了。那时学校各学会差不多都办有学报，以钢板刻写油印的居多，在学生中散发。也有用大字报形式写贴在民主墙上的。至于用铅字印刷的极少，但是它的影响较大、当我们看到铅印的带有传统观点的《唯明学报》创刊时，我们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就办起了一个铅印的《北星学报》。经费来源是会员缴纳会费，和向教师及社会上劝募的，数量很少，现已记不得具体数字了。学报的总编是朱陈，因为他是学文学的，擅长写作，他的父亲朱光潜是北大教授，有名望的文学家，“北星学报”四个字就是由朱陈找他写的，他虽写寄来两个字条供我们选用，但我们认为他的字体不太好看，就找原二临中、当时安庆高中语文教师汪鏗衡老先生写的魏碑体，苍劲有力。创刊号上的创刊词是朱陈写的一首向往北方光明的散文诗。学报的实际主编和排版是张樾，我分工联络和经费，汤代华负责组稿和美术，在收集稿件、付印、校对、发行具体工作中，我们三人实际上什么都干，其他成员都挤出时间积极参加，如杨明琛、鲁忠宪等也分工参与一些工作。还聘请了外校、外地通讯员，如安庆高中学生吴迦麟，复旦大学学生郑兰荪，武汉大学学生叶阳生。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是报导全国各大学为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而开展的学运消息，标题是“民主花朵，学海怒潮”，资料是我们暗中从传达室搜集的

各地大学学生会寄来的宣传品，由我整理的。法学院长潘怀素、文学院付教授徐太素，都在创刊号上写了文章以示支持，但题目和内容我已记不得了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，全国各大学为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，纷纷举行罢课，表示向国民党当局抗议。安大在六、二的前夕，学生当中就有酝酿罢课的举动。当天早晨有位同学贴出了《反内战总罢课宣言》，一石击水，在学校中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，大部份学生响应这个号召，北星学会的成员也都为积极响应罢课而宣传，开展罢课签名运动。青年军复员学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也立即开展了反罢课签名运动，造成这次罢课运动中分裂为罢课和反罢课两派，针锋相对，气氛紧张。我们为了争取更多同学表态，响应罢课，张樾和我就搬了桌子，拿出纸、笔，站在教学大楼门口，动员同学签名罢课。在签名册上，张樾和我都带头签了名。虽然有些同学也跟着签了名，但不踊跃。所以，文、法、农学院处于半罢课状态，理学院因为只有极少数青年军复员学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，才完全罢课了。

《北星学报》第二期头版头条报导了安庆“六、二”罢课的消息，张樾写了一篇《不要把学生当敌人》的社论，从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议起，证明历来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我以“金戈”笔名写了一篇《从物价飞涨中看稳定物价的办法》，论述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整个社会经济已到崩溃边缘，必须停止内战，才有可能稳定物价。汤代华写了一篇小品文《无花的蔷薇》，无花的蔷薇不都是刺吗？是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下某些社会黑暗现象。汤还搞了一些漫画，如《民生凋蔽》、《发棺材》（画一个大胖子政府官员，手掌上托着棺材，对着饥饿而前来的请愿者）等，由陈寿南制成木刻，登在

学报上。吴福瞿写了一篇关于雷达的运用，是根据外文资料，介绍最新科技知识。涂德助翻译了一篇英文文学作品《地窖之门》。复旦大学郑兰荪来稿介绍复旦大学学运情况，题目是《复旦是怎样怒吼的》等。《北星学报》在涉及到时政方面的称谓，如“中共”、“共军”、“内战”、“解放区”，与蒋管区反动报刊的污蔑称谓“共匪”、“匪军”、“内乱”、“匪区”完全不同，当时一些大学的进步学报的做法也都是这样的。

《北星学报》共出两期，每期铅印五百份，主要在学校内部出售，也到安庆高中、安庆医职等校销售和邮寄上海、武汉、桐城等外地大、中学校。第二期销售时，在学校传达室内摆一百份，实行无人销售法，结果只少一份未收到钱。因此每期都迅速销售完了。印刷由安庆扬子江出版社印刷厂承印的。我们只见到该厂一个收费的职员和四、五个工人，规模很小，设备也极简陋，当时安大的印刷品都在这里承印。为了校对，我们必须同印刷工人打交道，工人看了我们学报上的漫画、文章，都很同情，不厌其凡地允许我们不断的改稿，使我们能在排版、修词上力求完善。

《北星学报》第二期上关于安大“六、二”罢课的报导，特别是《不要把学生当敌人》的社论，激怒了学校训导处，找张樾谈话，进行恐吓，责令停刊。同时在北星学会内部也有同学感到忧虑不安，加之经费无着落，暑假又开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停刊了。

学会很少活动，主要是秘密搞些进步书刊在传阅，如毛主席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艾思奇同志的《大众哲学》，薛暮桥同志的《经济学》，和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、《四大家族》等，这些书刊是各人从不同渠道搞来的，互相传阅，也借给其他同

学看，以促进进步思想的传播。

三、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成立

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，安大同学在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学运的影响下，纷纷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，并受到部分进步教授的支持，校方被迫同意，制定并公布了选举办法，竞选团必须在五十名学生联合提名，才有资格参加竞选。在此之前，学校已有系级代表会议的组织，由每班推选一名代表参加，属于一种议事机构。而学生自治会是一种执行机构，有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利，所以学校当局和全体同学都注意它的成立。首先出来“组阁”（同学们对竞选自治会的简称）的叫“公仆竞选团”，其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军复员学生，大概为了怕惹眼，便捧出一个法律系学生笪变庭为竞选团主席，笪是一善于交际、同各方面都有联系的活动分子。接着出来“组阁”的叫做“民主竞选团”，主席是经济系学生胡克强，其政治背景是三青团分团部和学校训导处。这两个竞选团不管谁上台，毫无疑问都将为反动当局服务，将成为安大全体学生的耻辱。因此很多同学对这种竞选形势是失望的。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我这一票投给谁呢？弃权吧，又有谁知道呢？离选举差不多只有一个星期了，我还在琢磨这个问题。因此，我就先后寻张樾、尤继安等同学交谈我的想法，是否另组一个竞选团，即使竞选不成，也可表明我们的态度是不愿意同他们同流合污。尤其是江苏武进人，同我都在经济系三年级，虽然以往并不熟悉，但从上《农业经济学》和《土地经济和土地政策》这两门选修课时，他和石诚、纪增辉向教授发问中，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既好学深思又思想进步（解放后才知道尤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属于南京党组织的单线领导），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望。张、尤对我的建议极表同

感。经过分头串连和推荐，“组阁”的班底基本上形成了。我推荐张樾、汤代华、杨明琛（女），均是北星学会成员。尤继安推荐石诚，农学院四年级集体推荐伍德修，其他辛树苗、邹道长（狱）、邓同仪、赵剑鸣、胡乾正、蒋年第、边淑贞（女），是怎样被推荐的，我就记不得了，我本人不爱出头露面，尤继安也表示他有很多困难，不能出头露面，但愿尽力帮助“组阁”，组织助选团进行宣传。所以我同尤一开始都没有参加“组阁”。但第一次筹备“组阁”会议上，大家来自各系级，平时不太熟悉，在讨论具体问题时，意见有分歧，几乎要弄散。于是尤继安、石诚等极力主张要我参加“组阁”，因此，我才参加了竞选团。由十三人组成的竞选团，讨论分工时，大家选举有一定社会经验和口才的赵剑鸣为主席，伍德修、辛树苗为付主席。竞选团取名“大公”，以及竞选口号“自由、民主、进步”，是张樾提出来的。特别提出“无党派、无背景、无津贴”，这是针对“公仆”、“民主”两个竞选团的。由尤继安动员组织的“大公助选团”也很快成立起来了，许多我不认识的很有才华的同学用快报、墙报、漫画、歌唱等各种方式为大公竞选团进行宣传。还把大公竞选团成员的照片、简历、编成墙报，向全校同学作了介绍。因此，大公竞选团很快就得到了五十位同学的联合提名，成为当时第三个竞选团，参加竞选。在举行预选的无记名投票中，“公仆”得票最多，“大公”次之，“民主”最少，因此“民主”落选。由于“公仆”与“民主”成立较早，双方在竞选宣传活动中，互相攻击很激烈，这就给“大公”造成了一些有利势态。在“大公”预选获胜后，大家感到当选的可能性很大，内部开始发生动摇，有提出弃权的主张，这是害怕“公仆”落选后，青年军复员学生中会有人大打出手，以图报复的。在一次竞选团举行的会议上，面对这种

尴尬局面，石诚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，认为在这个时候只有干下去，否则就是帮助了“青年军”那些坏家伙，就要遭到全校同学的唾骂，这才重新统一了认识，坚定了信心。在复选中，“大公”得票六百多张，比“公仆”多一百多张票。“大公”以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胜利当选了。这说明一年多来同学们的政治思想有了不断的提高。

在“大公竞选团”当选安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，赵剑鸣担任了主席，石诚、邹道长为付主席。伍德修因面临毕业考试，准备论文，辞去付主席，聘请尤继安为秘书长。其他成员分工是：张樾为学术部长，杨明琛、边淑贞为宣传部长，钱汉精、蒋年第为服务部长，汤代华为生活福利部长。胡乾正为交际部长，后被改选，由何人担任已记不清了。

在学生自治会成立后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受到各方面的压力，很难开展工作。如在“挽留、欢送陶因校长”的投票前夕，赵剑鸣因受到压力，感到干不下去了，便留下一信，说要外地看病，不辞而别。即由石诚任主席。一九四八年暑假开始，，石诚、尤继安回家，由邹道长代理主席，钱汉精代理秘书长，与蒋年第、邓同仪等继续工作。

在暑假中，发生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事件，邹道长拟电声援，遭到安大三青团分团部代理书记、中统特务蔡保贞的威胁，并抢走电稿。以后，青年军复员学生隋宝森在一次晚餐时，在餐厅发表演说，公开辱骂学生自治会是“受共匪指使，配合共匪行动”，隋身材粗壮，出言蛮横，人皆鄙而远之，畏而避之。

在暑假期间，还组织“考生服务团”，为报考安大学生提供服务，聘请纪增辉编写介绍学校情况的快报（铅印），为考生填写志愿提供谘询，及解决住宿、茶水等服务项目，深受考

生欢迎。

我还记得其时住在黄家操场附近的国民党士兵，因到安大校内水井汲水，与校井发生冲突事件，国民党士兵扬言要对安大进行报复，并对由小北门进城的安大学生进行盘查等刁难，校井将此事报告学校当局，但无人过问，校井就报告学生自治会，我即以学生自治会代表名义，前往该连进行联系，说明情况，讲清道理，终于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

学生自治会考虑到同学们非常关心时事战局的消息，而当时一般同学是买不起收音机的，所以向校方要来一部收音机，到夜晚组织收听，九点半钟以后听邯郸广播电台的新华社消息。一些“职业学生”虽然气得干瞪眼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对于外地寄到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传单，在传达室常被一些“职业学生”秘密收去毁掉。我们在传达室内注意抢先争夺，每到晚饭后邮包一到，我们尽量挤在前面把一些进步传单收下来，在同学中传阅或张贴。

学生自治会好象还办过一个刊物。还注意办好学生伙食，改善学生生活。

四、关于教学改革问题的争论

学生自治会在石诚任主席期间，法学院院长潘怀素提出整顿法学院，增聘八位名教授的改革方案，我记得他所提八位名教授中有李达、李季、潘光旦等。安大的教师队伍数量少、质量又差，图书仪器设备不足，管理不民主等问题，早已成为学生议论的中心，潘怀素把这些问题捅出来，在全校震动很大，不少同学对潘的改革方案寄予很大希望。开始，校长陶因同意并给予潘到上海聘请教授的决定权，后来大概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，又不同意给潘决定权。潘因此愤然辞职。这就引起法学院

部分学生召开大会，表示对潘的支持，作出了如果陶因校长收回潘的聘请教授的决定权，则法学院将举行罢课的决定。这时石诚、张樾、钱汉精代表学生自治会到陶因公馆，与陶谈判，谈判的重点是增聘八位名教授的问题。陶说：“我这个庙太小，容不起这些大菩萨，如果你们硬要我接受，我就辞职。”我们则坚持要陶接受潘的改革方案，否则，学生自治会将支持法学院学生的罢课行动。陶不愿让步，使谈判破裂。第二天上午，陶一面“照准”了潘怀素的辞职，一面贴出公告，表明他已向教育部提出辞呈，校务暂由教务长汤藻真代理。

多数同学对陶因校长因循守旧，早有反感，因此对其“辞职”，不少系级贴出“欢送”的大字报。这时青年军复员学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则制造舆论，要致电教育部进行挽留。学生自治会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表态，根据尤继安的建议，可以把这个问题交各系代表会讨论，最后由全体同学投票决定是否挽留问题，这既发动了群众，也使反对派无话可说。在票上分“挽留”与“欢送”两栏，任凭投票人圈划。

投票那天上午，我和张樾等同学在一个教室设的投票场上，投票人凭学生证对照学生花名册领票，在投票正在进行中，这时青年军复员学生隋宝森等人突然闯进来，一边喊打，一边捣毁票箱。我们在徐煌等同学的帮助保护下，离开了这个教室，投票活动便告停止，激起广大同学的极大愤慨。特别是经济系三年级学生纪增辉为此事气得痛哭一场，并大骂那些破坏民主投票的家伙。通过这场投票斗争，同学中进步与反动两派斗争更趋明显与剧烈，青年军复员学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，他们竟然贴出反动标语，如“学生自治会里的赤色分子，当心你们的脑袋”，进行公开威胁。

一九四八年暑假，陶因辞职被伪教育部“照准”，任命杨